



2018

散文
年选

王兆胜 编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FENGHUANG WENYI CHUBANSHE

2018

散文
年选

王兆胜 编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FENGHUANG WENYI CHUBANSH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18 散文年选 / 王兆胜编.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9.4
ISBN 978-7-5594-3119-6

I. ① 2… II. ① 王… III. ① 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95684 号

2018 散文年选

王兆胜 编

责任编辑 张倩 王青

装帧设计 刘俊 石晓云

责任印制 刘巍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网 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南京台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1.125

字 数 350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4 月第 1 版 201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94-3119-6

定 价 49.80 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序

成熟与收获

王兆胜

在整个散文之河里，2018年只是一片浪花。但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2018年散文却不可小觑，它既进入了这个十年的收获季，也在为下个十年做铺垫。这就决定了2018年散文的特质：深沉中有激扬，灵动中有思索，继承中有创新，平淡中有智慧。这是一个经过春夏进入秋季，又预示着新的春天到来的文学文化展示。

一、树起精神丰碑

中国至古及今都离不开道德人格力量，远有孔子及其弟子，近有革命志士仁人，即使是那些普通的知识分子、普通民众以及山川草木，也往往被赋予伦理楷模的价值意义。就如钱穆所言，“中华民族有一种文化精神传承，它往往不因时代更替和社会风云变化而变化，而是绵延不绝地寓含在国人的血液中。”2018年散文坚守这一文化精神，又进行了升华，所以有一种感人至深的力量，也透出强烈的文化自信和高尚的审美境界。

韩小蕙《百年不倒的协和》、綦国瑞《千年之碑》和徐可《郑和的海上和平之旅》都是写中国优秀文化精魂的，这在当下的文化自信与文化重建中具有重要意义。协和可谓“百年不倒”，而“千年之碑”塑造的苏东坡则一心为民，郑和是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英雄代表成为世界文化与世界文明的纽带。这些作品视野阔大，历史感和文化感强，有高尚的审美品质，对于许多历史虚无主义和碎片化写作无疑具有纠偏作用。

马步升《国之槐》以“槐”写“魂”，写“国之魂”，从而显示了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心。作品开篇写道：“华夏大地树木种类多不胜数，而在树名前冠以‘国’姓者，则少之又少，获此无上荣耀者，

国槐是其一。国槐原为华夏独有，此后引植域外，渐成普及树种，一如中华文化，根源于神州大地，而润泽于五洲万方。大约是，国槐在中华文化传统中的特殊地位，因之，这种并不名贵的树种，成为某种华夏精神的象征物，论其数量，广布天下，论其树龄，号称古槐者，遍及东西南北中。在众多古槐中，以甘肃崇信境内之“古槐王”为最，树龄高达三千二百年。”如紧锣密鼓般敲击着读者的心扉，这样的文字是为国树碑、为民立言、为文学和文化立威的，所以充满正能量。

吴周文《大树不倒》、古耜《天心月圆映草庵》和庞井君《从山间小路到精神殿堂》都是写个人的：一个写老师范伯群，一个写高僧李叔同，一个写作者自己。在此，一种文化人格的追求，精神品质的高扬，积极向上的正能量，成为生命书写的基调和主调，读之令人心向往之。如庞井君写一个乡下的农民之子在向往和追求“精神殿堂”的过程中，所获得的悲喜交集以及精神升华。

李建军《为何要重估俄苏文学》是一篇学理性较强的散论，它一面深入剖析俄苏文学尤其是其中所包含的复杂人性，一面为之谱写浪漫的精神曲调，从而显示了对于俄苏文学的崇敬与热爱。如一个辛勤的渔民，作者以沉重与轻松、爱恋与批判、失望与希望，来打捞俄苏文学的闪烁光影。作者的笔调常包含真诚与诗意，如盐入水般将思理化解。他这样写道：“文学也像历史一样，要将目光集中在生活的残缺和问题上。文学固然是一种肯定性的精神现象，要表达对美的喜悦和陶醉，要表达爱、同情和怜悯等美好的情感，要赞美真诚、勇敢、正直和宽容等美好的德性。但是，文学也是一种精神病理学现象，所以，它的主题总是与人的孤独、苦闷、彷徨、焦虑、忧郁、悲伤、恐惧、绝望、死亡和拯救密切相关。它用爱的目光关注人类的痛苦和不幸，用充满人道情怀的诗性方式，表达对人类悲惨境遇和沉重生活的观察和思考。”这是文学、文化、心灵、精神与审美的共振和迸发。

施战军《向海是诗海》是一篇千字文。但其中有“瞻仰英雄纪念碑”，有“英雄的故事”，有“在天地之间汇入了心潮”，有“史诗与神迹、过往与时世、人心与民生诸如此类”“是本体，是人，是世界”，是“诗情如翩翩鹤舞，文思如浩浩苇浪”，尤其是确立了“向海是诗海”的方向，一下子将“诗意”带向远方，一个与文学、文化、国家、人类直接相关的向度。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在各领域均取得巨大成就。不过，在文学和文化向度上，我们一直处于探索中，与飞速发展的经济相比，文学和文化还存在某种选择的困惑与迷茫。今天的文化自信让人清醒，2018年的散文就是一个很好的风向标。

二、现实与思想之重

长期以来的中国散文创作积极参与现实变革，像知识分子命运、环保、农民工、反腐等许多问题都得到强烈关注。不过，与社会时代的千变万化相比，与前进道路上的重要重大转型相比，我们的散文还过于边缘化，不是沉溺于现实的碎片，就是为表象所困，再就是钻进历史的书写中难以自拔。真正能对社会时代发声，有强烈的使命感和深刻的洞悉力，并富有前瞻性的散文并不多见。2018年散文在此向前迈出了一大步，不少作品都有所推进。

南帆《生命在别处》有强烈的时代感，是关于互联网、机械人以及人类命运的思考的，这是一个关于社会伦理和人类命运的重大命题。在作者看来，机械人虽然会给人类带来各种各样的便利，也会改变现在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存方式，甚至给人的性爱带来福音；不过，它的坚硬、非理性以及冲动是否会给人类带来更大的灾难，尤其是人类原初的罪恶会不会也被机械人复制？这是一个具有前瞻性的话题。

李敬泽《邮局》起于平淡，只捻出“邮局”这一概念。表面看来，邮局只是个历史旧物，今天已基本失去功能。只看题目还以为是一篇怀旧文，因为在过去的岁月，邮局无处不在。然而，作者写的主要不是中国的邮局，而是外国的，即在越南、阿尔及利亚，在北京的外国邮局。最重要的是通过这些邮局，作者发掘其殖民侵略及其贪婪本性，以及对人类历史与现实的重压，还有在残酷的碰撞中人性的闪光。因此，这是一篇由历史向现实延伸，并指向未来的反思之作。当然，作者不是通过思想来透视思想，而是用转换、腾挪、幻化的艺术手法使思考变得轻松自由。如作者用一个透出诙谐幽默的结尾，一下子用智慧将思想升华了。

穆涛《中国人的大局观》也是一篇“以小见大”的力作。文章选的是“参活头”和“二十四节气”，切口小得不能再小。在一般人看来，这没什么写头，也很难生发出大问题。但作者却有点染和幻化之功，从

小布头看出天地气度。如作品这样写：“参活头，是佛门里的话，指的是由一句话牵扯领悟出一堆东西，目的是找到厉害话的厉害之处。中国读书人的老话叫‘经史合参’，经是常道，是恒久不变的东西，是不动产。史是变数，是世道的玄机，是无常鬼。经与史参合着看，视角就立体了。”另外，作者由二十四节气探讨天地之道，因此认为“二十四节气里，不仅有敬畏心，还有警惕心”，这是颇有道理的。文末，作者补充说：“二十四节气里的警惕心，是对人妄为妄行的警惕，戒欺天，戒逆天。谢天谢地这句话，也是有初心的。”这让人想到林语堂，他曾表示：现代人应将“逆天而行”变成“制天而不逆天”。在穆涛笔下，历史被现实思考和点燃，于是生出智慧的光焰。

李登建《血脉之河的上游》是写祖父的，冯秋子《皱褶》是写人生间隙中隐含的人生智慧的，肖达《生活树》与王韵《东区与西区》是写现实尴尬的，沈俊峰《空瓶子》是写人生困境是如何得以升华的，丁亚平《转动的星》写的是20世纪40年代有“电影皇帝”之称的刘琼。这些作品的最大特点是人生的重压感，以及思考的深度，还有强烈的超越意向。李登建从破解家族密码始，到后来对祖父的不屑，再到后来体会到祖父的风骨，以及自己的怯懦与退化，这是一个用手术刀样的笔解剖祖父也解剖自我的力作。丁亚平写刘琼，理性思辨与艺术感悟合一，思想与智慧相融，有较强的概括性和穿透力。他说：“刘琼可以说是‘土’‘洋’结合，他身上既有在中国传统的道德土壤中生长出来的东西，又有点‘绅士’气。他在表演上有着很强的本土化的感应力，又从好莱坞演员身上汲取了作为演员所需要并适合他条件的气质、风度、仪表以及动作、语言的修养，并使之逐步地融化到自己身上，成为自身的一部分。”在平白和朴素的叙述中，将刘琼的光彩照人一下子写活了。

关于历史、现实、时代与未来的书写，是需要史笔、思想和智慧的，否则就会被现象迷惑，甚至进入自我的缠绕。2018年散文站在人生、人性、人情、人类的角度，用思想和智慧之光进行烛照，从而获得强烈的时代感、深刻性与审美性，值得给予充分肯定和认真研讨。

三、怀念不只是一种痛

人是有情的，亲情、友情、师生情、爱情、乡情都成为永恒的话题。

韩愈的《祭十二郎文》令世代感怀，朱自清的《背影》也成为经典名篇。应该说，自古及今有无数情感散文名作，但这不影响每年仍有此类佳作问世。2018年，情感散文较有代表性的是师生情、亲情、友情。

朱鸿《母亲的意象》塑造了母亲这个“神的女儿”形象。与一般母亲一样，“我”的母亲爱“我”，“我”也深情地爱她，所以“我”不论身处何地、何种境况，母亲总是身后山一样的支撑，即使她在病中。不过，最让人感动的，是母亲的醒觉，即“母亲左右求索，得到了神的启示，遂能凭着信仰行世”。所以，“我”能理解：“母亲的伟大，是她能顺应惨绝的遭遇，不抱怨，不叹息，并能把一种内在的明亮和温暖投射到外在的形容上和声音里。她确实是黑暗世间难能可贵的一盏灯！”每个人都有母亲，我们不论多大，即使白发苍苍，也一直生活在母亲的光影里，尤其是在人生走背字时。朱鸿笔下的母亲，既让人看到天下母亲的共性，那种抽自己生命之丝，为儿女编织梦想的执着与柔韧；又让人看到独特的“这一个”母亲，她虽无多少文化知识，身处底层苦难之中，但却有信仰的光照，能突破黑暗的笼罩，这让许多知识分子都会感到自愧弗如的。

张清华《寻找五四，举火人间》是写著名文学史专家朱德发教授的。这是一个桃李满天下的学者，是一个将知识、学术、思想当成永恒真理不断追求的智者，是一个将所有弟子都视为儿女的精神导师，所以作者称他是用“五四”之火照亮学生、学术，也照亮自己的人。与一般的抒情散文不同，张清华带着灵魂的拷问、知音之感和感恩之心，来写自己的恩师，所以就充满真实感、艺术张力和审美意趣。其实，《寻找五四，举火人间》是在张扬一种超越血缘骨肉之情的人间大爱。

蒋新《娘心高处》并不是写自己的亲娘，而是写大姑的母性光辉。这个他人的“娘”在生活富裕和身处佳境时，有一颗金不换的爱心，对“我”对他人都心怀暖意，宁可自己饿肚子，也想办法周济他人；即使在被盗和身处困境、逆境时，她也施于仁爱，因此被广誉为“好人”。值得强调的是蒋新的文心，那是不加雕琢，包含温暖仁慈，以温润光洁见长的所在。他写道：“大姑其实相当普通和平常，不但没有结实如石碑一样的身体与风采，而且十分清瘦和弱小。走路轻，说话更轻，生怕声音一打搅了别人。母亲描写大姑说话像猫，咪咪的，从来没有高言语。大姑肤色细白，脸上的笑似乎与生俱来，在短短长长和粗粗细细的

皱褶里荡漾和流淌。特别是那双沉稳和善的眼睛，如同藏在山根那眼取之不尽的滴水泉，感觉只要一碰撞，一对接，便立刻有了善良定义的全部答案。即使心中有排山倒海般的冤屈或者冲冠的怒气，瞬间也会被浅浅淡淡的笑融化得没了脾气。柔美似水的眼神在不知不觉中转化为一种扭转情绪和提升精气神的默默力量。”这样的白描是极具功力和境界的，非一般作者所能达到。

刘琼《姨妈》以叙事见长，也以观察为主。通过不同人的视角与“我”的独特眼光，将姨妈这个形象刻画得跃然纸上。开始，作者写道：“与姑奶奶的强势相比，姨妈这个词的指向要柔和得多，是有时可以替代外婆和母亲的女性角色。我总以为，没有姨妈的女孩，作为女人的这一辈子，仿佛缺了点什么。”一下子将姨妈拉近了，在情感上得以沟通和产生共鸣。整个文章着力写姨妈命运之坎坷，用“命如纸薄”来形容，但另一面又写她的善良和仁慈。作者说：“宅心仁厚的姨妈眼里，大约人人都很可怜。别人稍稍哭下穷，她就信了。”这种两极对比和映照的写法，如光的投影立即映亮了姨妈的心像。

人间有情，但更重要的是有深情，是由“小我”到“大我”的博爱。2018年抒情散文在此有所深化，并以各具特色的艺术形式表达出来，丰富了抒情散文也深化了整个散文。因为被大爱滋润的散文才能澄明如水，映出人生的丰富与真实。

四、生命的行旅与对话

游记是散文的重要文体，在出国热与旅游热的今天更是如此。不过，由于多数游记中没有“我”，更无多少生命投入，所以容易变成一些简单的观感和随感。2018年散文在此有所突破，这主要表现在生命的全身心灌注、心灵的体悟、诗意的悠远、文化意蕴的丰厚。

彭程《心的方向，无穷无尽》是一篇书写大地的美文，更是一篇用脚步、目光、心灵、生命、诗意与感恩书写天地的佳作。我们很少能在一篇游记中看到这么多名胜，也较少能看到作者用如此的家国情怀、生命镜像和心语映照自然之美，更难看到全身心的投入与喜悦之情。作者写道：“只要倾心相与，你就能够听到每一处大自然的心跳声，捕捉到它丰富而微妙的表情变化。”“面对这样广大至极的美好风景，我不止

一次地想过，如果不让自己成为一名漫游者，哪怕只是在生命的某个时期，那么实在是一种浪费，甚至是一种罪过，总有一天悔恨会来啃噬。”于是作者认为：“漫游，让脚步跟随着目光，让诗意陪伴着向往。如果我爱慕的目光在抵达某个具体目标时仍然游移不定，那是因为我有一种对整体的忠诚，需要到更广阔的时空中践行。”是的，“心的方向”，让饱满内在的生命跟随忠诚的脚步，走向无穷无尽的天际。

辛茜《风马风马》由一个故事开始，一个“我”与想去青海湖观光的韩国小伙子的偶遇开始，于是展开对于人性异化以及青海湖之纯美的赞颂。在这个文本中，作者与天地自然尤其与青海湖同呼吸，充分体验生命的爆发、断裂与平和，也感到诗意的凝聚与飞翔。作者写道：“青海湖畔的早春。来自雪山的水流像一把锋利的刀刃，穿过草地，划向冰封的湖面。轻柔，也执拗，也有力。这是青海湖开湖的前奏。”青海湖的“开怀”有两种：一是“武开”，即炸裂的方式；还有一种是“文开”。于是，作者写道：“武开的声音似乎就在耳边。但相比之下，我更钟情于文开。那是一种舒缓的，执着的，亲切的，从容的，雅致的，理解的，爱怜的，靠水流轻轻穿透，在静默中缓缓展开的仪式。像牵牛花在夜间悄然绽放，像夜来香轻轻呼唤黎明。像绵长、隽永、细腻的幸福。深邃、悠远，充满内在之力。”这种与青海湖和天地进行心灵的对语，是此地无声胜有声的，是一种有大道存矣的心灵叙事。

李一鸣《远眺华不注》、杨海蒂《锡兰过大年》、徐南铁《赏梅，在梅花谢了的时候》、丁建元《蜃楼记》、梁晓阳《从彤红的傍晚到沾满露珠的早晨》等作品都是生命的花开与心灵的闪光，令人沉醉和心动。如梁晓阳这样写草原之夜：“深夜的时候，月亮升起来，大平滩草原一片皎洁，一片寥廓苍茫，夜莺的歌声，偶尔也有冬不拉的琴声隐隐传来，草原之夜比刚入夜的时候更加静谧而和谐。”他还写到草原的日出、草原的姑娘、草原的辽阔，那是一种与自己生命相融化的心灵表达。

王子罕《天堂无路，地狱有门》全力写土库曼斯坦的达瓦天然气大火坑，因当年防止有毒气泄漏，这个被点燃了数十年的大火坑一直在燃烧。作者既展示了当地的风土人情，也描绘了较少有人光顾的路况之险，更刻画了这个大火坑之所谓“地狱之门”的壮观。作者还写到天寒地冻的凌晨三点，他独自冒险到火坑边观赏和拍照，这种与“地狱之门”零距离接触是那样的惊心动魄。更令人绝望的是，在归途中作者迷了路，

找不到宿营的帐篷，于是在大雨中感到“毛骨悚然，寒意顺着脊髓升起”。此次行旅有一种对于天地的敬畏之情油然而生，这是作者所获得的一种发自内心的“天启”。

其实，真正的旅行首先是热爱，然后是生命融入，再就是谦卑与感恩，还有诗意的浸润与灵思的翱翔。天地宇宙是如此的博大，人的生命又是如此的短暂，要真正获得感知与智慧，一个人就要如沐春风般在天地间遨游，这让人想到庄子笔下的《逍遥游》以及徐霞客那些优美的游记散文。

五、草木包蕴的天地道心

近现代以来一直强调“人的文学”，相对忽略物的世界和其中蕴含的天地之道。于是，很多作家失去了对于天地自然尤其是一草一木的兴趣，其观察、欣赏与描写能力逐渐减弱。近些年，这一状况有所改观，出现不少格物致知的作家作品。2018年此类散文较多，在境界和水平上也有明显提高。

王剑冰《草木时光》写黑夜、地气，写卑微如同草木一样的村医、下乡知青和二叔，从中透出对于物性、人生、人性和天地之道的理解。在许多人笔下，这些物、事、人并不重要，但在王剑冰笔下却带着活气、灵气、地气、人气，也有着天地大道，这只有在与天地相知、相得、相融中才能达到。在作品中，作家心静止水，宁静致远，充分体察天地人事之精微。他写道：“你如果听到噗嗒的一声，而后又是噗嗒的一声，你就知道，那是露水从窗边的葵子叶上滑落了。叶子很大，露水聚多了，才会落下来，从上面的叶子滑到下面的叶子上，就发生了连锁反应。”基于此，作品随处可见哲理名言，以及道心的幽微。作品写道：“奶奶说，这就像蒸馒头，那就是用水气把一团面蒸熟的，可不是用的火也不是用的水，火和水只是为了闹腾那股子气。”“你的生命里总是能看到地气，能闻到土地的味道，你就会活得踏实、过得充实。”

庄伟杰《一棵移植的树》角度新颖、意象分明、禅意浓郁，饱含着对于树、都市、人生及其生命的感知。文章虽短，但内蕴丰厚、诗意盎然、妙语连珠。许多句子都有天心光照之感，让人读之难忘。更为重要的是，面对移植的树木，作者没有伤悲，而是被一种奉献、坚忍、安详、

快乐、幸福包裹，于是进入净化、醇化、诗化的境界。作者写道：“一棵移植的树，生长的过程就是一种生活。它有时孤单，有时芳菲，或静，或动。它迎风飞舞的枝蔓，在彼岸悄悄地散发着体温。”“一棵移植的树，以沉静的姿态立于岸上，自然，从容，满怀渴望，近乎决绝。或清晰或朦胧，俨若一道风景。不愿萧瑟，不仅守望，只为自由地生长和呼吸。”“一棵生命树，从一个空间移居到另一个空间。树影像它的名字，令我充满绿色的幻想。”只有在移植的树中赋予生命，才会充分体会树的无声的语言，哪怕在秋风和寒冬之中。

还有鲍尔吉·原野《秋分》、陈长吟《汉水边的老镇》、高维生《黄河滩上的植物》、穆蕾蕾《朱雀》、赵之云《孔林中的橡树》、徐祯霞《浆水菜的诱惑》以及刘亚荣《水坑记》，它们都是写物的，其中均有精微的观察与深度的描写，尤其是在平凡和平淡中彰显出天地情怀。

2018年散文还有一个突出特点，那就是：宏大叙事从小处着眼，微观写作中有天地情怀。这就避免了以往的假、大、空，以及碎片化写作带来的局限，更强调文学性、诗意情怀、文化感与精神高度。当然，2018年散文写得还不够纯粹，缺乏精致之美，这是今后散文应多加注意的。因为能传之久远的散文，必须在思想性、文化感、天地情怀的追求中，还要具有形式上的完美，是文学性和审美性的适度张扬。

目 录

序 成熟与收获

王兆胜 / 001

精神丰碑

百年不倒的协和

韩小蕙 / 002

国之槐

马步升 / 012

千年之碑

綦国瑞 / 017

郑和的海上和平之旅

徐 可 / 025

大树不倒

吴周文 / 034

为何要重估俄苏文学

李建军 / 039

向海是诗海

施战军 / 049

天心月圆映草庵

古 耜 / 051

从山间小路到精神殿堂

庞井君 / 058

思想重量

生命在别处

南 帆 / 064

邮 局

李敬泽 / 069

中国人的大局观

穆 涛 / 076

血脉之河的上游

李登建 / 080

皱 褶

冯秋子 / 091

转动的星	丁亚平 / 097
生活树	肖 达 / 114
女性与名联	杨闻宇 / 122
爱的气候	凸 凹 / 129
空瓶子	沈俊峰 / 133
浅思短论	王聚敏 / 142
东区与西区	王 韵 / 144

永久怀念

母亲的意象	朱 鸿 / 152
寻灯五四，举火人间	张清华 / 162
姨 妈	刘 琼 / 168
父亲与老朋友	臧小平 / 179
娘心高处	蒋 新 / 186
那条叫吴小如的鱼游远了	舒晋瑜 / 193
山高水长	徐兆寿 / 200
没有告别的“告别”	王兆胜 / 204
灯火已黄昏	吴佳骏 / 209

生命旅程

心的方向，无穷无尽	彭 程 / 222
远眺华不注	李一鸣 / 229
锡兰过大年	杨海蒂 / 233
赏梅，在梅花谢了的时候	徐南铁 / 240
蜃楼记	丁建元 / 246
风马风马	辛 茜 / 252
从彤红的傍晚到沾满露珠的清晨	梁晓阳 / 261

天堂无路，地狱有门

王子罕 / 269

天下物事

草木时光

王剑冰 / 278

秋 分

鲍尔吉·原野 / 293

汉水边的老镇

陈长吟 / 296

一棵移植的树

庄伟杰 / 303

城市低处的灯光

厉彦林 / 305

河滩上的植物

高维生 / 313

朱 雀

穆蕾蕾 / 320

孔林中的橡树

林之云 / 323

浆水菜的诱惑

徐祯霞 / 327

水坑记

刘亚荣 / 331

精神丰碑

百年不倒的协和

韩小蕙

风风雨雨，创办于1917年的协和医学院，已走过百年历程。巍然屹立于中国医学之巅，“协和”这块金字招牌，何以能够百年不倒？综合一些权威人士的意见，又加以资料研究，我归纳为“两方面+五个宝”。

先来说“两方面”——“最高标准”和“崇高的医学观念”。

最高标准

协和医学院坚持实行精英教育，学制长达八年，先要读三年预科，每年一共就招几十名学生（一直到当今还是，即使别的医学院扩招到数千人，协和医学院还是每年只招九十人），可说是尖子中的尖子，学霸里的学霸。当年的考题之难，简直是今天各大学名校都绝对不敢想象的，比如1949年的英语考试，其中的一道大题，是要求用英文写出《桃花源记》，既考了古文底子，你首先得会背啊，又考了快速译成英文的能力。

三年预科读下来，从数、理、化、文、史、音乐、美术、书法诸方面的知识积累，到树立起“患者至上”与“奉献”的医学观念，再到心理学上的适应与认可，大约就只有三分之二的学生能够转升到医学院本部，开始进入医学专业的学习。这回是全英文教学了，像在美国大学的课堂上一样严格，直到1950年以后才改为中文教学。

1949年以前的协和医学院老毕业生同时获得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的医学博士学位，协和护校毕业的老护士们拥有美国注册护士资格。1924年，协和医学院的第一届学生毕业，入学时招收的是九人，毕业时只剩下三位：刘绍光、侯祥川、梁宝平。协和追求的就是“小、精、尖”的育人体制，实行的就是残酷的逐年级淘汰制度，为建立起中国培养现代医学人才体系趟出了一条路。

从1924年到1943年的二十年间，协和医学院总共只毕业了三百一十一人，平均每届15.5人，数量少得“可怜”，然而质量却高得“可